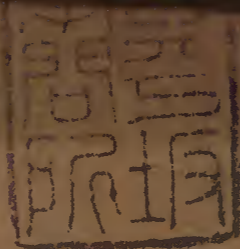


春秋疑義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八 | 四 | 三 | 二 |
| 一 | 六 | 三 | 二 |
| 二 | 〇 | 三 | 二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七 | 八四 | 漢 |
| 五函 | 三 | 書 |
| 六 | 二 | 二 |
| 架 | 冊 | 號 |

春秋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8432 |
| 冊數 | 2 (1) | |
| 函號 | 275 | 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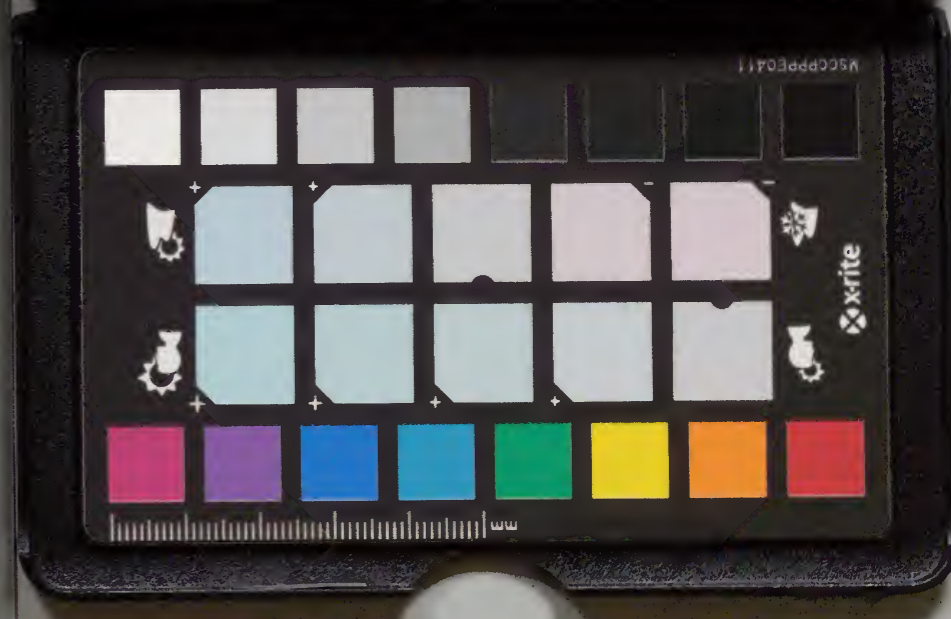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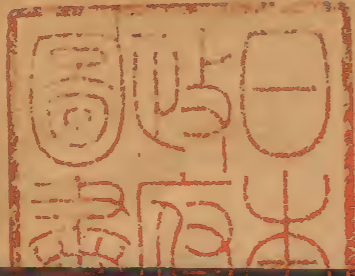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刻春秋疑義敘

淺草文庫

庚午秋有以惠半農先生春秋說版來售者予因春秋說刻已數十年而猶未有敘乃僭而補敘之春秋說我家舊刻也英先祖容齋先大夫江西歸田後課子從兄竹嶼於家塾時英未生也間竹嶼少時所與遊多當世知名士故容齋公墓志惠松厓先生所作也惠氏自研谿先生以至於松厓先生窮經數世文驚海內外矣然刻惠氏書者甚少半農易說禮說春秋說皆竹嶼刻而敘跋俱無殆以爲惠氏書出人自珍之何必敘爾去年

春子於友人家見華霞峰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
二卷春秋疑義二卷得鈔而藏焉讀其書經術湛深比
於惠氏無多讓矣然世之人知我吳惠氏矣而未必盡
知梁谿華氏也梁谿華氏之學見於顧復初春秋大事
表矣而未必見華氏之書也惠氏書刻者鮮況華氏
之書乎忠兒請先爲刻春秋疑義今夏始刊畢夫春秋
疑義不過九十葉書然於聖人之旨時有所自得折前
人之衷學春秋經者既有春秋說又不可無春秋疑義
也予昔旣補春秋說敘今於春秋疑義豈可亦令其將

數十年而後人乃敘之邪至於春秋疑義與春秋說二
書之孰賢英烏足以知之

嘉慶甲戌歲午月望後學吳英拜書

春秋疑義卷上

梁溪華學泉

或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用周正是用夏正朱子曰兩
 邊俱有證佐宐何從又曰此事難稽考以朱子之博
 學洽聞考核精詳而疑不能決何也非疑問之改月
 改時而疑秦之不改月不改時問既易建子之月為
 春為正月矣歷七八百年中間無復夏時之事而秦
 忽遠從夏之冬十月以為歲首此不可解也近有謂
 秦政之初呂不韋為相凡十年而免不韋集諸儒為

春秋其十二篇月令皆從夏時既以懸諸國門莫能
易其一字奚憚而不見諸施行必于此時改正時月
及秦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
時之舊然改正朔大事史無明文欲於千百年後以
書生之臆說斷之亦不足信矣其見于六經見于論
孟者亦參錯不一在戴記則有如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此以建子
之月爲正月建午之月爲七月也周禮有正月又有
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如初此以建子之月

爲正月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也孟子七八月之間
旱七八月之間雨集分明夏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九月十月而論語曾點言志
莫春春服浴沂風雩又可指爲建寅之月乎由孟子
而言則問爲改月由論語而言則問不改時此不可
解也其在於詩幽風七月追述后稷先王風化之由
在夏諸侯而言夏時宜若小雅四月當幽王之世
而所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秋日萋萋百卉具腓
冬日烈烈颺風發發皆以夏時爲言此不可解也歷

考記載惟汲冢周月解篇有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
巡狩享祭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丑建子
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
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
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
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夏時如詩如論語皆通
民俗之恆辭也然愚意汲冢云夏數得天者如國語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成梁蓋本天道而播諸民莫能違乎其早晚之候也
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祭享
之猶自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
建丑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沿非謂朝廷旣改建子
爲春而民間猶沿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春正月也特
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漢書高
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厯
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

以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據此則秦亦改時改月漢初猶仍之周之改時改月蓋無可疑矣

魯隱公不書卽位左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相戾又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或遂疑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乃隱篡桓非桓篡隱也以桓爲太子則隱不過惠之諸公子耳隱攝以奉太子太子立而謂之篡可乎故隱爲攝則桓

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周公之于成王攝也書稱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周公曰王若曰謂周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己出也使周公身踐天子之位發號施令一自己出則周公爲篡而三叔之流言爲忠于成王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辨等列君臣上下之間截然而不可亂隱不爲君則爲臣介于不君不臣之間而謂之攝王莽之所以篡漢也故政可攝也位不

可攝也攝位則爲篡而已矣隱公當日不當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己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深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據左氏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氏曰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率國人奉之然則惠公之時桓固未嘗爲太子矣使桓之太子立于惠則桓宜有國桓宜有國則隱不宜立其立也爲攘爲竊而何得託名于攝乎若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宜有國桓不宜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爲篡爲弑而已矣桓之奪爲篡爲弑而隱安得謂之攝乎故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待辨而明矣

雖然隱亦烏能讓泰伯之讓逃之荆蠻伯夷之讓去之北海下至子臧季札之讓莫不棄其國如敝蹤而甘退守乎其節隱如真能讓者當國人扳己以立召諸大夫而告之定桓位而後去之可也否則以身相之可也既以奉桓爲太子自處于庶而與桓以嫡而又據乎其上依違係戀而不卽與其名號君也其盟會征伐自己出也當其時上下不辨而民志不定臣疑其君第疑其兄雖微羽父之譖其能免乎桓之意謂我宜爲君也久矣夫人宜爲君而我據其位久之

而不歸其思起而奪之也固不能以終日矣故隱之讓也乃其所以爭也春秋託始隱公原篡弑之禍所從起而於隱之初不書卽位正其本也義或然乎若之何以爲攝也夫隱爲攝則隱固未嘗立隱未嘗立則桓應立桓應立則吾未聞應立而立謂之篡誅不應立者反之應立者而謂之弑君者也

隱公不書卽位文定以爲仲尼削之諸儒多從其說惟樸卿呂氏曰不書卽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之不舉故不得而

書也隱不自正者也莊閔僖皆繼弒者也故皆不書
、桓宣得國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
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定元年春不書卽位而于夏
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
禮曰春秋紀實之書也後世因其實而考之則褒貶
見矣 高紫超曰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一
從其實而書曰聖人非有意于其閒也隱之攝而不
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弒君而不卽位也定例
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弒之實曰若

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實
嘗卽位矣則經亦無容歿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
僖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卽位皆
從其實而書曰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
昭定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
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
法於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很
賊無兄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
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

物無遁形明鏡蒞空妍媸自判而非鏡之有意妍媸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春秋之書也與 或謂王法所最重莫過於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於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于從實而書則王法不明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所云上竊取者謂何日子不稟於父臣不稟於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於衛人立晉之文而發之矣然則隱卽位不書止於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天下

聖人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於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與

隱元年歸仲子之贈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夫人爲仲子以元年歸贈爲預凶事亦難信據士喪禮將葬旣祖奠而後贈贈禮女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此公贈士之禮也

度天子之贈諸侯也亦然仲子娶於惠公之末年必年甚少何故天子忽然歸贈度其出請入告之辭當何如古人雖不諱凶事恐此亦非人情也啖氏曰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贈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而黃楚望趙東山必欲信左氏而強爲之辭亦固矣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黃楚望曰當依左氏爲桓母非隱妻何以知非隱妻隱公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改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必不以夫人之禮赴審若是隱公當日不過以公子攝國政耳然立三月

而盟邾一年而會戎春秋俱正名之曰公豈有會盟則儼然君臨之而來會葬則不敢見乎又豈有其君儼然稱公而君之妻猶然公子之妻乎亦不足信矣愚嘗因左氏改葬不臨之說疑桓公爲太子之說亦臆說也夫葬惠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是不爲喪主也古人最重喪主隱不爲喪主將遂無喪主乎將桓爲之喪主乎禮惟君薨而世子生而後上卿爲之攝主若夫旣已爲太子矣雖少必太子爲之主喪主之位定而嗣君之位定矣桓不爲喪主則桓非

春秋左傳卷之九
太子可知矣故太子之說妄也隱不難於攝位而為君何獨難於攝喪事而為主而使惠公之喪為無主之喪故改葬不臨之說亦妄也明乎太子之說之誣而後可以定桓公之為篡

春秋雖層史而實秉周正朔則天王之易代必書此策書之大體也聖經筆削義取尊王天王之崩必志所以明一王之始終其志天王之崩猶之志魯公之薨也夫列國之君猶必記其卒以志代然後可以知其人而詳其世烏有天子之崩而不志於春秋者哉而

莊僖頃三王之崩葬不志此不可解也先儒皆謂王室不告魯不往會故不書趙東山考經傳以駁正之謂莊公十一年魯主王姬之昏冬王姬歸於齊明年莊王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會于鄆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即位傳言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經傳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乃以為王

室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可謂誣矣且是時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葬天子者乎文十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使魯不弔葬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則曰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者其說妄矣以大喪詔諸侯乃大行人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使尹氏聃季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喪於諸侯而惟使晉人平二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於晉不赴於魯者乎東山之駁正是矣然謂春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覲于王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虛文故特削此三王之崩葬所以定霸者之功罪則其說迂遠似屬東山之臆說非人心同然之論也姑闕其疑以俟續考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爲隱公之母釐子啖氏謂春秋例無有改字爲義者使果屬隱公之母當如定姒之例書釐子卒安得諱其姓而稱君氏且

不書君母氏而書君氏何足以知其爲君母也其不可信明矣故文定主公羊譏世卿之說厚齋王氏曰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堅冰之戒明矣高紫超更廣其說曰春秋書此蓋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伏案曰夫立嫡天下之定理也而權臣乃敢擅立其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尹氏卒于隱三年之前而書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後中閒二百餘年而其禍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冰

者如此此春秋前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於伏案照應者隱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觀元年之盟蔑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信之罪見矣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郚郚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照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觀後遷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之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

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而其照應在哀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者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弑夷皋人但知據左氏董狐之文以歸獄于盾而不知聖經非恃此而明也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胎弑逆之禍至後放胥甲殺先都殺士穀事事手辣心狠毒既流于搢紳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刃而已知晉靈之必不能免矣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也穿也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并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氏則會也變也句也魴也鞅也并吉射而擅政者亦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也首也瑩也偃也吳也盈也躒也并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雖欲不叛不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照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苟或不然則惟有附會穿鑿拘泥於一字一句之間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

嚼然無味者矣愚按此論卽春秋屬辭比事之一法
故附記於此

討賊書人四殺州吁書衛人殺無知書齊人國人討之
也以討賊之權予國人不問其何人也殺陳佗書蔡
人殺徵舒書楚人天下討之也不問其何國也以討
賊之權予天下也誅亂討賊王者事也國人討之天
下討之天子不與焉不嫌于無王乎曰否天下之無
王由亂賊縱橫而不知有君父誅亂討賊所以尊君
父尊君父所以尊王也故凡討賊書人予之也其不

盡以討賊予之何也曰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王者之
討有罪討之以天也春秋討有罪亦討之以天也聖
人以爲人心之公卽天理也若里克弑君而晉惠殺
之則非天矣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則非天矣蔡般
弑君而楚虔殺之則非天矣商人弑君齊人先君之
而後殺之則非天矣天者公而已矣討賊書人公討
之也不以公討之不足以正其弑君之罪也此立法
之權衡也

殺州吁書人眾辭也立晉書人亦眾辭也眾之所欲立

石碯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乎其閒也然則與之乎曰否春秋予其討賊不予其立君也春秋之所操以予奪人者王法也天子在上而國人擅置立之權以王法治之烏得無罪哉趙東山曰周禮之廢久矣不請命之非譏不在一國審是則春秋可以無作而孔子於歲首何以必書春王也然而石碯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其閒也書衛人立晉固以著其擅立之罪其亦異於尹氏立王子朝者也凡此皆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或問樸卿呂氏曰君弑而討賊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被弑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耳其書葬者魯自往會耳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既爲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強爲之辭陳靈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或者又強爲之辭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夫春秋弑君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赦其賊班而可赦則班不得爲弑君班爲弑君則班亦不可得

而赦既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牴牾也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歿其弑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旨其他被弑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或雖葬而魯不往會之旨持敬問氏曰內不書葬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旨高紫超曰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不書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於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

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曰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贈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於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猶擅國柄對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於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

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於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示以不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巨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旣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

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經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於外諸侯之薨書卒文定曰聖人貶之也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然則悼王以未踰年之天子何罪而亦書卒耶天子未踰年而崩則不成尊存先王也降之等於諸侯之列宜矣不應遂夷之於大夫也夫卒者終也君子曰

終卒也者君子之終也以王子猛書卒之例例之恐諸侯俱當書卒也以問紫超紫超曰春秋於外諸侯書卒不書薨薨者振動之意外諸侯之歿非有所震動于吾國也且于吾君書薨於外君亦書薨嫌于有二統自宜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其為諸侯其說真為穿鑿然謂諸侯例宜書卒恐亦未然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定分秩然自不容紊故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又孟子曰滕定公薨皆言薨不言卒所可疑者王子猛之書

卒曰然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尊其不敢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并不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蓋孝子順讓其親之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宜矣考之綱目於凡列國之君書殂而於天子之太子書卒猶春秋之志也天子之太子例書卒未踰年之君猶然一太子也則其書卒亦宜矣又按太子立未踰年不應稱王春秋書王猛者為王子朝而起變例曰故于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或問積齋程氏曰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十一日之閒
取其兩邑故謹而日之後之說春秋者盡不用日月
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何以知一月之閒十一
日內兩取其邑乎曰日月者紀事自然之體也春秋
非不欲盡言日月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
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故春秋紀事有有日
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
也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

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
敗宋師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
得其日而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
宋師又取郟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
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或謂聖人特書
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而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
甚謹乎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 愚按
說春秋者以日月爲例曲生意義如日食書朔書日
正也或不日或不朔史失之目一以爲夜食一以爲

晦日大夫卒書日正也不書亦史失之百一以爲遠
一以爲惡一以爲公不與斂文定旣駁正其失而又
疑恩數之厚薄其他事或日或不日率拘牽附會強
爲穿鑿使聖人之經皆爲諸儒之私見曲說揣摩臆
度所誤積齋以爲春秋之蠹信矣而程夫子亦曰或
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紀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
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桓公在位十八年十四年不稱王元年稱王二年稱王
十年十八年稱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樸卿

呂氏曰或曰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
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
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
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
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明
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
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
四年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
七年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

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
爲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考之桓宣二公皆篡弑之
主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
法何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
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篡弑者
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桓無王而不書王
當始末盡然又何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
審若是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
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

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
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
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
而知其謬矣 若晦黃氏曰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
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
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
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
不俟終日何待三年之後邪皆不通之論也 朱子
曰桓兩年不書秋冬說者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

是孔子亦大迂闊矣 愚按春秋正桓弑君之罪如穀鄧來朝斥書名斥穀鄧所以斥桓也邾牟葛來朝貶書人貶邾牟葛所以貶桓也王錫命不稱天譏天王所以譏桓也大義炳如日星矣春秋之法大義未明故須微辭以明之既大義炳如而又用淡晦之說反覆不定之例以微辭諷刺之何邪故朱子於不書秋冬之說極詆其非而高先生作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之下竝從闕疑

桓二年滕子來朝朱子曰說者或云時王所黜降而稱

子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或曰春秋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自此之後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并後代子孫削之邪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甚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胡氏曰朝桓故也桓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相繼來朝故特貶書名然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矣秋七月紀侯來朝矣六年又紀侯來朝二國諸夏之君

春秋疑義 卷一
禮義之國春秋不以黨惡責諸夏禮義之邦而責穀
鄧何也滕以魯爲宗國近魯而弱觀其來朝而降從
子禮可知矣紀迫於齊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
兩來朝是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故責之輕也穀鄧
在江漢之間居方城之外非有所不得已於朝魯也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交臂而來書之於冊將謂桓之
德足招攜懷遠何以懲天下之大惡而使亂賊知所
懼哉且夫春秋之書列國來朝者莫桓若也以諸夏
則滕也紀也以遠人則穀也鄧也以世子則射姑也

以旅見則邾也牟也葛也十二公未有如是之甚者
也親篡弑之君而昧誅討之大義天下將相勸於惡
聖人之所大懼也故春秋凡來朝者皆貶而於穀鄧
來朝則名之名之者賤之也賤其以遠方之國而交
臂於桓也凡旅見者爲尤貶而於邾牟葛則人之
之者亦賤之也賤其以五等之邦而旅見於桓也春
秋聖人之刑書聖人之用刑未有不得其平者也於
滕於紀之不得已而朝者名之則無以責穀鄧矣於
滕薛之旅見於隱者人之則無以責邾牟葛之旅見

於桓矣然於穀鄧書名於邾牟葛書人而若滕若紀之不書名不書人者罪雖差減其爲聖人所斥亦不待貶而見矣

桓二年公及我盟於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按公之出有至有不至左氏曰告廟行飲至之禮則書至不應僖公號稱賢君凡葵丘首止之盟會皆不告廟而昭公出奔居郕必行告廟之禮也二傳通曰胡傳有三例或誌其去國踰時之遠然亦有踰時而不至如僖十三年夏會鹹十四年春城緣陵經一年越四

時之久而不至者矣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然亦有侵伐之危而不至如成十年伐鄭不至襄九年伐鄭亦不至者矣亦有會盟之危而不至如成二年盟于蜀合十一國聽命於蠻夷而不至哀十二年會吳于橐皋遠卽蠻夷之地而亦不至者矣或誌其黨惡附姦之罪然亦有黨惡附姦而不至如桓公黨鄭突而伐鄭十六年書至十五年不書至是也襄二十六年合四國之御黨叛臣而會澶淵亦不書至臨川吳氏取穀梁之說謂凡書至大率皆危之而以地之遠時

之久動之非事之難皆爲危道凡危道至不危者不
至故桓文之盟會雖踰時不至率亦勉強遷就之說
積齋程氏曰春秋之作將以正義明道奚暇爲諸侯
危之而幸其得歸至乎凡言危之者見踰時之說不
可盡通而齊桓之時書至者少故爲是言而不知其
理之不可也況有盟會征伐之危而不書至如前所
云者則其說亦終不可通乎或以爲君行書至國之
重事其不書者或史失之或君廢之隱之不至君廢
之也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

十而書至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九十有二而書至
者六十有四近詳而遠畧則史失之未知然否故闕
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劉氏曰或云甲戌之
下有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積齋程氏曰或恐有
之蓋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而上文不見其事
故也然豈敢質之哉又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
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
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書討賊而不書弑

君則事無其始而義有不備難以因事立教故疑甲
戌之下有陳佗殺世子事而闕之也 按甲戌之下
明係闕文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
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
再赴其謬戾甚矣

胡傳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
一難辭一逆辭莫逆於突歸鄭亦歸曹而書歸莫順
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書入則順逆之說有
時而適相反矣聖人豈以相反之說爲褒貶哉凡書

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蓋凡以亂而入以眾而入
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
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焉 桓十
一年突歸於鄭書歸十九年入於櫟書入一突也前
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
歸恃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仲不納忽在鄭而突入
其旁邑蓋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

夏五闕文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葉
氏曰經成而後亡巨積齋程氏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謂事之不可知者多間闕疑謂理之不可知者夏五
無月事顯然而可見理斷然而無疑孔子豈必錄此
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訓乎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
矣一說此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而闕月字目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伯突
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忽之歸稱世子忽旣歸鄭越兩年而後弑而突始終
稱鄭伯忽之弑不見於經忽正而突不正而春秋書
法如此何也樸卿呂氏曰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大

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
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鄭伯突是也苟其
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
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
之曹羈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止齋陳氏曰忽
稱世子從其恆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
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
伯以是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殺不
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 按突立五年而後出

奔其君鄭也久矣忽雖歸鄭而突在櫟魯宋衛陳蔡
五國之君兩伐鄭以納之則突終未嘗失國也春秋
何得奪其爵而不稱伯突既歸國則忽雖歸鄭而其
爲君也微矣故春秋不得正名其爲君然突雖稱伯
篡也忽稱世子正突之爲篡也據實以書而突之惡
見矣諸侯黨邪害正之惡亦見而忽之不能自強亦
不得爲無罪矣

文姜不稱姜氏哀姜不稱姜文姜之出奔也春秋書夫
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然哀姜之奔邾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不去其姓氏說者謂哀姜之罪
輕文姜之罪重聖人爲之差別於其閒夫哀姜通乎
共仲與弑兩君幾至亡國聖人豈爲之原其罪而降
其罰也哉及哀姜之以喪歸也經書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不稱姜則又爲之說曰文姜無妻道故一見貶
絕之哀姜無母道必再見而後貶絕其穿鑿可笑如
此夫文姜哀姜之罪聖人直書於策不必去其姓氏
而後見春秋去其姓氏絕之於魯非獨以爲貶也各
因事垂訓以爲萬世法而已文姜之孫齊也孫而卽

歸聖人曰義不當歸也魯之臣義不當使之歸也是故於其孫齊絕之使天下後世知負弑逆之罪雖其子繼世爲君而生不得殉母子之情而違公義也哀姜之孫邾也孫而不歸而以其喪歸聖人曰義不當歸也魯之臣子義不得以其喪歸也是故於其喪至絕之使天下後世知預篡弑之惡雖其身已見討於方伯而死不得入先公之廟而干大義也不絕之於孫齊之日使文姜之去而速反而爲國母爲小君雖欲貶斥之不可得已不絕之於喪至之日使哀姜之

以其喪歸而禘太廟致夫人雖欲不越禮爲之而亦不可得已 子無仇母之義而文姜無入桓廟之理 莊公繼體桓公奉承宗廟則宗廟爲重母子爲輕文姜親謀弑逆死而配享於桓廟桓受之乎豈惟桓不受而已魯之先君其受之乎莊公苟欲爲桓公之子義不得復全母子之情故文姜之出必不當使歸於魯者大義所在無難決也當日魯之臣子泥子無仇母之義所以隱忍遷就使出而復反驕淫放縱莫之能制而異日哀姜之出齊桓旣已正其罪而討之魯

之臣子猶以其私請皆由泥母子之情而不知宗廟之重也春秋一於其孫齊絕之一於其喪至絕之大義炳如矣 不絕文姜則齊襄之仇必不可復故魯之臣子不忘先君之恥必先以大義絕夫人使不得歸而後可以講復仇之事其勢然也姜氏之速反知莊公之不能復仇矣會禚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上方且以國母肆其驕淫尚何復仇之足云春秋於莊公之初首書夫人孫於齊斥其姜氏絕之於魯其猶望魯之能復仇乎 高紫超曰綱目於周武后於前

所書淫悖事皆稱太后至改國號曰周則稱武氏稱武氏則應誅殺矣此與春秋削姜氏之意正異書而同旨也

紀侯大去其國按春秋時諸侯滅國紀最無罪故聖人於紀多恕辭紀季入齊不書名所以別於庶其牟夷也紀侯去國不書奔所以別於譚子溫子也聖人之情可知矣然大法畢竟以國君死社稷為正於紀侯之去雖原其情而閔之以為寬紀侯之責而非可以為訓也若書大去其國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辭故



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而趙東山以失國例書名從
史文也其說似合然於三傳無據姑存之至公羊傳
稱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賢襄公而諱不書滅何
說之誣乎其言曰大去者何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
諱也紀侯之遠祖譖哀公於周懿王懿王烹之春秋
與襄公之能復仇故諱言滅也夫烹哀公者王也仇
紀侯是仇王也此大亂之道也且夫襄公獻公之子
孫也按史記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爲胡公胡公之
弟山襲攻殺胡公而自立爲獻公獻公攻其兄篡而

奪之國襄公顧獨援受國之義脩九世之仇於紀乎
襄公親殺魯桓聖人不責報於齊桓之世紀侯一言
之譖仇之九世必滅其國利其土地以爲快春秋又
從而與之乎況紀季姜爲莊王之后襄公滅母后之
族而毀其社稷悍然不復知有天子其無王莫此爲
甚而謂聖人從而與之亦悖謬不通之甚矣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積齋程氏曰先儒或以子
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
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

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然朱子則以公穀無子字而小白爲兄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耳非有所據也春秋所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

兄以爭國其言又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注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與或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辨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

糾左氏獨言子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蕢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於蕢而特加子字之理哉

春秋爲程子未成之書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愚按諸儒以糾爲兄以左氏春秋書子糾稱子也以小白爲兄以公穀書糾無子字而小白係之齊也然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而左氏鮑叔請魯討糾曰子糾親也鮑叔請魯討糾而稱子或疑子糾爲名非糾貴而稱子前公穀不書子脫之耳至書齊小白入於齊與書齊陽生入於齊同一書法積齋謂糾不書齊蒙上伐齊之齊固不可曰公伐齊納齊糾而下書

齊小白入于齊則春秋書法當如此目均未可執以爲據也汪氏曰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蔡則忽正而突之不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則羈正而赤不正可知矣書齊陽生入於齊陳乞弑其君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般之納不宐納而般不宐殺兩俱見矣春秋凡書納皆不宐納也魯不宐納非特以齊仇之故亦以納糾爲不正也至齊人取而殺之則

又甚焉直書其事而自見不必執一事之同援此以例彼也未知然否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文定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明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曰書魯爲主意責魯也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始及齊平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今易世矣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合後兩說觀之則前言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其說相刺謬矣乾時與仇戰長勺獨非與仇戰

邪與仇戰而敗爲榮與仇戰而勝反受責耶且夫戰
乾時者齊桓也敗長勺者齊桓也盟柯者又齊桓也
文定以莊公宐與齊桓爲仇邪則柯之盟不宐與齊
盟而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說非矣將以莊公不宐
與齊桓爲仇邪則乾時之戰不得爲與仇戰則雖敗
亦榮之說非矣且春秋書戰及者爲主及在魯意責
魯也諱公不書內以諱爲貶也以戰則貶以敗則榮
於本文亦刺謬矣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傳曰桓

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其稱人何也
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
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子之乎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雖予之可也主北杏者齊
桓也齊桓爲首四國爲從誅始亂正王法當自齊桓
始於四國乎何尤齊桓收安中夏之功四國受無王
之罪四國那得心服 春秋書法有諸侯而書人者
戰于郎稱君盟惡曹稱人是也陳止齋曰一役而再
見者但稱人畧之也有小國之君而稱人者邾人牟

人葛人來朝是也齊之盟內諱公而四國稱人疑陳蔡諸侯而貶人之翟泉之盟亦內諱公而王人及六國皆稱人疑以大夫盟王子虎而貶人之蜀之盟十國皆稱人而齊列宋陳衛鄭之下疑四國皆卿而貶人之陳止齋曰貶不於其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屬辭比事觀之聖筆之貶而稱人者雖無傳而可見惟執傳以求合於經凡經與傳違悉以爲聖人之褒貶所寄則穿鑿附會忽彼忽此忽予忽奪而春秋之大義晦矣

文宣以前征伐自諸侯出而大夫之將皆書人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其君之自將多書爵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自諸侯出則罪在諸侯自大夫出則罪在大夫書公書侯書大夫皆所謂指其人而譏之文三年而後外大夫帥師專伐名氏見於經者三十有五何一而非貶乎故凡書侵伐戰圍皆貶也書君書大夫皆譏也高紫超曰經之大例稱爵稱人只是據實書君則稱君大夫則稱大夫又曰隱桓莊閔僖之世政自諸侯出凡諸侯之大夫帥師侵伐者例書

人文宣而下政自大夫出矣而大夫公子公孫之姓氏始屢見於經此非貴而褒之也總以著強臣悍族專權恣橫焉爾又曰十三年齊桓北杏之會四國稱人亦只是據實書法蓋齊桓初合諸侯人未慊從皆遣大夫往會故春秋據實書人非聖人有意貶而人之也春秋但書會北杏而齊桓之功罪自見蓋所以倒持天子之太阿者在此會而所以成後日召陵首止之功者亦在此會也春秋大旨只是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謂沾沾於一字以爲褒貶者皆拘儒之陋

見目

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四年荆入蔡當獻舞被虜蔡有倒懸之急而蔡人來會蔡之臣子不肯卽安於楚目乃荆因此入蔡而齊終未嘗爲蔡出一旅之師也或疑齊桓當日宐以平宋之師救蔡上告之天子下告之在會之諸侯合齊宋陳邾之眾與蔡并力一心問罪於荆義聲宣布則中國之氣振荆方挾獻舞以市蔡吾以天子之命廢獻舞別立君以拒荆

蔡之君臣其德齊必甚其事齊必堅而諸侯之義齊桓而與之必眾是齊桓一舉而收攘夷安夏之功也柰何委蔡與荆蔡十年無君虜之惟荆入之惟荆所以蔡自北杏一會之後終齊桓之身四十餘年未嘗一與中國之會盟豈獨蔡棄華卽夷之罪或者齊桓不得辭其責矣然考齊桓之於楚蓋蓄全力以待之而不敢輕有所發莊十年荆虜獻舞十四年荆入蔡而齊桓若不知十五年荆伐鄭而齊桓亦不問至莊二十八年荆復伐鄭然後會魯宋一救鄭僖四年然

後合諸侯伐楚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豈不欲速得志於天下而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日荆楚之強而齊桓糾合之難制楚之不易如搏猛虎蓄養全力惟恐一搏不勝反爲所噬今輒議齊桓不能伐荆救蔡亦或未審當日之大勢也召陵一盟楚雖屈服齊桓亦第羈縻之使不敢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交鋒而蔡之服從於楚不與冠裳之會齊桓亦不問蓋蔡密邇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自度力不能庇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卽夷以相安於

春秋列傳
卷十一
無事而已此亦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之所以少安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初主盟也主盟則何以書同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耳以周禮殷見曰同以儀禮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天子天子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諸侯不協則有盟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謂之同盟齊桓以尊周之名舉同盟之禮而實不過合天下之諸侯以宗齊故春秋凡書同盟者惡之而於幽之盟諱不書公所以謹

其始而誅齊桓之無王也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也其十四晉也說穀梁者曰齊桓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四說者皆非也以齊桓之同盟爲同尊周於洮謀王室葵丘申王命何以不爲同尊周乎以晉伯之盟爲同病楚斷道之謀伐齊威之討負芻何以亦爲同懼楚乎以同盟爲同欲而蒲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平

上之盟齊人不可其非同欲可知以同盟爲服異而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戲與亳之盟鄭未與盟其非服
異可知且夫齊桓之主盟者八其不書同盟非同欲
乎洮之鄭伯乞盟非服異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信也
若文定以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一說
自相反則直因經文之有不同欲者而從爲之辭耳
非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書同盟直惡其以諸侯無王
命而行同盟之禮焉耳其始以諸侯行同盟之禮而
其後蹈常而習故且以大夫行同盟之禮固勢之所

必至於此也故新城清上者幽盟之積也春秋於幽
之盟不書公諱其始而示貶也春秋於盟諱不書公
者三於齊諱於翟泉諱於幽諱於齊盟夷狄也於翟
泉盟王子也聖人以同盟比之盟夷狄盟王臣以是
爲臣子之大惡故亦諱不書公諱公所以誅齊桓也
誅其始而其後事同而從同春秋之法也故翟泉不
書公而盟尹子單子書公盟齊不書公而盟宋盟蜀
書公莊十六年盟幽不書公而二十七年盟幽書公
杜氏謂以微者行而聖人之書法隱矣 劉原父謂

春秋列傳
卷一
同所以名盟焉曰一言決千古之疑矣知同盟爲當時命盟之名則春秋之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其不書同盟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爲名而非聖人之志其同欲而特書同惡其反覆而又特書同也文定於二幽之盟曰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爲愈是聖人予之而書同也於蟲牢曰特書同以見其皆不臣是聖人惡之而書同也予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同同欲而書同反覆而又書同朱子謂此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爲曰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 或疑

新城清丘大夫同盟未必能備天子之禮春秋自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魯三家且不難於八佾歌雍之禮趙盾原穀何憚而不用同盟之禮乎彼見其國習用之且將以爲固然而忘其爲天子之禮也然以爲大夫用同盟之禮抑又甚矣故清丘貶人之左氏莊十九年秋王室有子頹之難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明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以王歸處於櫟入於鄔又明年夏鄭虢謀納王同伐王

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莊公之二十一年也夫求諸侯莫如勤王晉文之所以一舉而伯也當子頹篡立天子越在下邑齊桓不以此時號召天下合諸侯定王位而今年伐魯明年伐戎王室之難若罔聞知以管仲之智而不及此何也子頹黃口孺子五大夫反覆叛臣當惴惴不保旦夕之時而君臣歌舞不倦義旗所指立見摧敗耳且鄭詹之執齊方與鄭爲仇不先入王城奉天子以誅亂臣顧拱手而讓之鄭使鄭厲享有大功而自始亂以迄於平閱三年之久號稱盟

主不聞遣一旅之眾於京師吾不解也嗟嗟不舉勤王之師於衛朔伐周之時而假天子之命於衛懿易世之後不爲周伐燕以正逐王之罪而爲燕伐戎以謀職貢之微如傳所稱舍其近而求諸遠舍其大而圖其細管仲之謀何其下而齊桓之舉動何其愚也然子頹之事不見於經說者曰爲惠王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實啓之春秋書天王出居罪襄王也惠王未有過故爲之諱夫天王在櫟子頹篡位兩王竝立越三年而後反正天下之大變也五大夫奉頹以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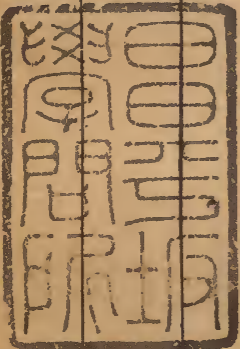
衛朔燕仲父稱兵犯畿甸天下之大惡也謂宐大書於策以著當時臣子之罪烏得而諱之且惠王亦未爲無過也據左氏初子頽有寵於莊王使薦國爲之師惠王卽位取薦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五大夫同爲亂若此王亦未爲無過也春秋垂萬世之法雖王之尊不敢爲之諱雖諱而其事未嘗不明故天王出居於鄭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書以王猛入于王城則書天子居于翟泉則書雖

以王猛敬王之無過不聞爲之諱何獨惠王爲之諱也然而子頽之事不見於經何也姑識其疑以俟知者 莊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冬齊人伐戎而左傳云子頽以十九年秋作亂是年冬子頽篡立二十年夏鄭伯以王出居於櫟秋入於鄆而齊桓以是冬伐戎天王播遷於外臣子卷甲赴難肝腦塗地之秋而連兵以伐與國戎雖密邇未有滑夏之舉輒無故興師而君父之難視同秦越若據左氏以定齊桓之罪誅之不可勝誅矣文定以左氏子

頹之亂為可據耶則春秋人齊桓猶未足云貶安得
 以將卑師少概之以子頹之事不見於經未可據以
 貶齊桓邪則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文定以為奉王命替立子頹之罪而專罪衛之逆王
 命何邪亦未深考矣高紫超曰王子頹之事不見於
 經春秋未嘗書天王出居而以不勤王之故貶齊桓
 獄案未具先定刑書使不按左氏之文讀之啞謎從
 何證解故凡經文無可據而漫為之是非者皆臆說
 也

春秋疑義卷上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



本草綱目

卷一

一

